



Khenti
Mountains

Conn Iggulden
(英)康恩·伊古尔登/著
夏婉君/译

G o b l D e s e r

Qinshan
Mountains

Badger's Mouth
pass

Xi X
Kingdom

Xamba
Linhe

Yuyuan

Jinze

Hohhot

Baotou

Xicheng

Yenking

Shizuishan

Yinchuan

LORDS OF THE BOW

成吉思汗 长弓民族的领袖

Yellow
Sea

zho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长 弓 王

(英) 康恩·伊古尔登 著

夏婉君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弓王/(英)康恩·伊古尔登著;夏婉君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204 - 09826 - 2

I. 长… II. ①康…②夏… III. 历史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568 号

LORDS OF THE BOW by CONN IGGULDEN

Copyright: © 2008 CONN IGGULD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M. HEATH & COMPANY,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XX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 © 20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5 - 2008 - 016 号

长弓王

(英)康恩·伊古尔登 著

夏婉君·译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9826 - 2/I · 2109

定 价 28.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引言

长弓王（Lords of the bow）是英国历史小说家康恩·伊古尔登（Conn Iggulden）的作品。这是一部胜利者的史诗，一部征服者的绝唱，更是一部勇敢者与冒险者的传奇。

结束了乃蛮部落的战争，成吉思汗成为了蒙古草原上最大的统治者——全书由此起笔，叙写了两大部分。

接着成吉思汗将草原上的各个部落聚集在斡难河（今鄂嫩河），在这里召开大会，统一了众部族，从此称汗，蒙古帝国崛起。

“成吉思汗”的蒙古语意是“海洋的大汗”。正如其名，成吉思汗像是领导着一个浩瀚的海洋，从草原上翻云而起，奔腾不止，势如破竹，不断地扩张版图，如纳百川。他的部队不畏艰苦，穿越沙漠，入侵西夏，最后西夏被逼献女求和。

得到了西夏的贡品和公主之后，成吉思汗回师，并派弟弟哈撒儿以及帖木格去金国获取了作战的有利信息，在他的家乡肯特山修整两年后，继而麾军攻打金国。

先是攻占包头，蒙军纵横捭阖，临河，五原，呼和浩特、济宁、还有西城陷落。最后大战燕京，几路进兵，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战场规模之大，残忍之烈，金国危在旦夕。直到金国的小皇帝跪地投降，蒙古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个时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也已经渐渐长大……

成吉思汗是一个军事才能卓越的军事家，用兵喜好详探敌情，善用分割包围、远程奇袭、佯退诱敌、运动歼击等作战方法，史称“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他发起的战争，不乏野蛮与残酷，大规模的屠杀，城镇田舍的毁灭，破坏性非常大。

在这样一个果敢有远见的优秀领袖的领导下，长弓民族成了草原上真正的苍狼。

目 录

引言

第一部分	(1)
序	(1)
第 一 章	(9)
第 二 章	(18)
第 三 章	(27)
第 四 章	(33)
第 五 章	(40)
第 六 章	(48)
第 七 章	(56)
第 八 章	(64)
第 九 章	(71)
第 十 章	(81)
第 十 一 章	(87)
第 十 二 章	(97)
第 十 三 章	(105)
第 十 四 章	(114)
第 十 五 章	(122)
第二部分	(131)
第 十 六 章	(131)
第 十 七 章	(138)

第十八章	(146)
第十九章	(154)
第二十章	(165)
第二十一章	(172)
第二十二章	(179)
第二十三章	(185)
第二十四章	(191)
第二十五章	(198)
第二十六章	(206)
第二十七章	(214)
第二十八章	(222)
第二十九章	(231)
第三十章	(238)
第三十一章	(249)
第三十二章	(256)
 历史注解	 (262)

第一部分

“这是来自北方一个伟大国度的民族。他们手握长弓和长矛；他们性情残忍，毫不留情；他们的吼声如大海般雄浑；他们骑着战马，人人列队都像冲锋战斗的勇士。”

——杰雷米阿斯

序

乃蛮部落的可汗已经年老。山风中的他微微颤抖。远远的，他的军队在与自称成吉思汗的人奋力抗战。敌军滚滚而来，至少十二部同乃蛮一致对敌。山上晴朗的空中，呼喊声和尖叫声不绝于耳，可汗却几乎失明，他看不到战争。

“告诉我现在的战况，”可汗再一次低声对他的萨满说。

已经步入三十岁的阔阔出，敏锐的目光中掠过几丝憾意。

“回禀汗王，札只刺惕部已经放下了他们的弓箭和长矛，正如你预料，他们已经丧失了作战的勇气。”

“敌人的胆怯给了他无尚的荣耀，”可汗紧了紧他瘦削身体上的衣服说道。“我的乃蛮部还在战斗吗？”

很长时间，阔阔出望着山下人仰马翻的局面，久久没有回答。黄昏时分，当最好的侦查员正在说成吉思汗仍在百里之外时，成吉思汗却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草原上，俘获了他们。乃蛮以及那些曾经是胜者的凶猛的联盟军已经遭到了攻击，不过击退成吉思汗的猛攻还有一线希望。阔阔出为札只刺惕部落默念诅咒术，他认为来了如此众多的札只刺惕人，是能够战胜他们共同的敌人的。不一会儿，他们的联盟军便组成了非常壮大的队伍，这在几年前是不可能的。第一次攻击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恐惧打破了战局，札只刺惕部退出了战场。

阔阔出看着这一切，成吉思汗在迎接那些对抗他们兄弟的人们，暗暗叹气。

这些人的思想如狗一样，总是归附势力强大的一边。

“汗王，他们仍在战斗，”最后他说。“他们抵抗着进攻，箭射向成吉思汗的军队。”

乃蛮的可汗握紧了他瘦骨嶙峋的双手，指节发白。

“很好，阔阔出，我应该回到他们中间，抚慰他们。”

萨满用狂热的目光看着可汗——这位他成人后一直辅佐的人。

“我的汗王，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我看到，即使灵魂已死，你的部下们也会坚守此山。”阔阔出掩饰着羞愧说道。可汗信从了他的忠告，但是当阔阔出看到乃蛮的第一道防线被攻破的同时，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死期。在那一刻，他所有的愿望都丧失殆尽。

可汗叹气道：“阔阔出，我非常感激你出色的辅佐。现在把你所看到的如实道来。”

阔阔出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回答。

“成吉思汗的那可儿们现在加入了战斗。其中一支从侧面进攻，已深入军中。”阔阔出咬紧嘴唇，停了下来。他的视野里，箭疾如蜂，被射中的人没走几步便跪倒下去，箭羽插入地中。

“我们必须转移到更高处，汗王。”他说，挣扎着站起来，不再去看远处沸腾的杀戮场面。

老可汗被两个战士扶着站了起来。这两个人的兄弟朋友们都受到残害，但是他们出现在山上的时候受到了阔阔出的礼遇，这时就帮助可汗爬上山。

“阔阔出，我们的战士已经回击了么？”可汗用颤抖的声音说。阔阔出转身，所看到的吓到了他。箭幕悬挂天际，似泼油一般缓缓漫开。乃蛮主力已经被猛攻分成了两股。成吉思汗身穿盔甲，从下颌全副武装，比乃蛮部曾鼎盛时期的领导人还要好。每一个战士的丝绸束身衣上都穿着厚厚的帆布衣，上面缝着上百个有手指宽度和长度的铁片。即使那样，尽管箭头总能陷入丝绸，但还是阻止不了强硬的撞击。阔阔出看到成吉思汗的勇士们像天气风暴轴。蔑儿乞部落的马尾标准被践踏在脚下，他们扔掉武器，挺胸而跪。只有狂怒的瓦剌部落和乃蛮部落继续战斗，他们也知道挺不了太久。最伟大的联盟聚集在一起共同抵抗一个敌军，结果，所有自由的希望都没了。阔阔出皱着眉头思索着他的未来。

“汗王，战士们为荣誉而战。他们不会从这里出现，您看的时候还没有。”阔阔出看到成吉思汗的数百名勇士到达了山脚下，正在虎视眈眈地向上盯着奴隶防线。高山上，强烈的冷风袭来，阔阔出感到既绝望又愤怒。冷冷的阳光照在他脸上，他已然来得太远而不能在枯山上失败。能够战胜甚至超过他父亲的所有秘密将会在刀剑或弓箭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同时而浪费。那一刻，他恨年老的可汗，是他坚持平原上的新势力。不管曾经的可汗多么强大，失败让他变得愚蠢。阔阔出默默诅咒的厄运一直跟随可汗。

由于攀爬，乃蛮的可汗对搀扶自己的战士无力地摆摆手，气喘吁吁。

“我必须休息一下，”可汗摇着头说。

“我的汗王，敌人离我们很近了，”阔阔出回答道。奴隶们不理萨满，慢慢扶着可汗在草边的岩石上坐了下来。

“我们失败了吗？”可汗说，“要是乃蛮部不灭，成吉思汗的狗怎么靠近这座山？”

阔阔出不去正视奴隶们的眼睛。他们和阔阔出一样知道真相，谁都不愿提一个字，不愿打破这位老人最后的希望。下面，死人在地面上形成一道道曲线和笔画，仿佛草地上的一幅血腥的手稿。瓦刺部落英勇善战，最后也被击败。成吉思汗的军队汹涌而来，占据了所有防线的每一个漏洞。阔阔出看到成十成百的队伍横跨战场，他们的指挥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及时沟通。只有十分勇敢的乃蛮战士们才能阻止着暴风雨般的攻击，但力有不足。当战士们夺下山脚的时候，阔阔出看到了一瞬的希望，但是那些为数很少的疲惫的战士在另一次大型的猛攻中都被灭尽了。

“你的奴隶们仍然准备为你而战死，我的汗王，”阔阔出低声说道。他能说的只有这些。剩下的军队坚强地挺身而立，在夜幕降临前是如此的明亮。死人们的呼喊声，声声入耳。

可汗闭上双眼，点点头。

“我想今天我们可能赢得胜利，”他的声音像耳语一般，“如果战争结束，告诉我的儿子们，放下手中的刀剑。不能让他们白白地死去。”

当成吉思汗的军队咆哮着冲向他们的时候，可汗的儿子们已经身亡。两个奴隶凝视着阔阔出，像是听到了命令，他们眼神中隐藏着悲伤和愤怒。可汗拔出剑，轻抚剑刃，遍布脸颊和脖颈的纹理越发清晰，像是皮肤下精细的条纹。

“汗王，如果你让我去，我会把您的话带给您的儿子们。”

可汗仰起头。

“让他们活下去，慕容阿卡赫，他们可能会知道成吉思汗将我们带到哪里去。”

慕容阿卡赫的双眼溢满泪水，他将脸偏向另一个奴隶，愤怒地擦干眼泪，完全不去理会阔阔出，就当他不在这里。

“儿子，保护可汗。”他温柔地说。年轻人低头允诺，慕容阿卡赫拍了拍他的肩，一会又摸了摸他的额头。对于带他们上山来的萨满，他一眼都没看，就从斜坡上跨下去。

可汗叹了一口气，他的心中满是乌云。

“让他们给征服者让路，”他低声说道。阔阔出看到可汗鼻子上的一滴汗珠

在抖动。“或许成吉思汗一旦杀了我,会对我的儿子们仁慈。”

远远地,阔阔出看到奴隶慕容阿卡赫到了防御者的最后一关。他面前的战士们挺直了身体,站得更高;疲惫潦倒的他们仍然高仰着头,掩饰着内心的怯意。阔阔出听到他们迈步跨向敌人时也相互告别。

山脚下,阔阔出看到成吉思汗从大多数战士中间走过,他的盔甲上已被鲜血浸染。阔阔出感觉到成吉思汗扫了他一眼。他颤了一下,赶紧去握紧了刀把。他把刀插入自己可汗的喉咙里,成吉思汗会放过他吗?老可汗低头而坐,他是那样的憔悴而痛苦。在那一刻,阔阔出非常绝望,他畏惧死亡,或许弑君能够挽救他的性命。

成吉思汗凝视了很久没有动一下,阔阔出放下手。他不认识这个随着黎明的朝阳凭空而来的冷酷的战士。阔阔出坐在可汗的旁边,看着最后的乃蛮人一个个死去。他吟诵着父亲教给他的一个古老的把敌人变成战友的保护咒语。听着翻滚的咒语老可汗的紧张仿佛缓和了许多。

对于乃蛮人来讲,那天没有参加战斗的慕容阿卡赫是第一勇士。一声吼叫,他想都没想就攻入了成吉思汗部队防线。最后的乃蛮人们大声呼喊,他们的疲劳感顿失。他们的箭射入了成吉思汗的部队,尽管箭羽很快被折断,也显示了他们英勇的斗志。当慕容阿卡赫杀死了离他最近的一个敌人时,一堆人从四面八方压向了他,敌人的殴打使他的肋骨被鲜血染红。

阔阔出还在继续吟诵他的咒语,当成吉思汗吹响了号角,所有人都从乃蛮幸存者那里撤退的时候,他瞪大了眼睛。

慕容阿卡赫还没死,他眩晕地站着。阔阔出看见成吉思汗在对他喊话,但是他什么也听不到。慕容阿卡赫摆了摆头,朝地上啐了一口血,再一次拿起了剑。只有少数的乃蛮人还站在那里,他们都负伤了,鲜血从腿上汩汩而流,仍然摇摆着拿起了手中的刀。

“打得漂亮,”成吉思汗喊道,“投降于我,我将架起篝火欢迎你的到来,还会授予你荣誉。”

慕容阿卡赫对他咧嘴而笑,露出了被鲜血染红的牙齿。

“我唾弃狼人的荣誉,”他说。

成吉思汗耸耸肩,平静地坐在马背上,再一次挥下了双臂。敌人汹涌而来,吞没了慕容阿卡赫和其他人,刀剑在迅猛的攻势下刺向了他们。

在山的高处,阔阔出站起来,当成吉思汗下马开始爬山的时候,咒语在他的喉咙里消失。战争结束了。成百的死去的人躺下,但是有更多成千的人投降。阔阔出无心顾及他们发生了什么。

“他来了,”阔阔出看着山下,默默地说。他的胃紧缩,腿部的肌肉开始发抖,

就像战马被昆虫包围。举着旗帜的战士带领着草原上的部落向上冲去，他面部没有丝毫的表情。阔阔出的盔甲已经破了，一些金属鳞片吊在上面。战斗变得强硬，成吉思汗无声地往上爬，好像任何攻击都使他无动于衷。

“我的儿子们活着吗？”可汗打破了沉静，轻声低语。他伸手抓住了阔阔出的袖子。

“没有，”阔阔出说着，悲痛涌上心头。老人的手滑落，身体瘫软跌倒在地。他努力地睁开双眼，满眼平和。

“让成吉思汗来吧，”可汗说道，“他现在要对我做什么？”

阔阔出没有回答，始终注视着那些上山来的战士。冷冷的风吹在颈部上，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风是那么的可爱。他曾看见面对死亡的人们，用最黑暗的仪式送他们的灵魂升天。他知道自己死期快到了，不多久他就会灰飞烟灭。支持他的不是勇气。他是一个懂得符咒语的人，在乃蛮部落他甚至比自己的父亲更可怕。在这个冬天真的到来时，也就是他要死去的日子。他听到慕容阿卡赫拔刀的声音，但是并没有从中感到有所安慰。因为破坏者稳健的脚步声令人惊叹。连军队都不能阻挡他。年老的可汗抬起头，看着他的到来，盲目的双眼能够寻找到太阳，也能感觉到他。

成吉思汗到三个人面前停住，盯着他们。高大威猛的他，皮肤黝黑而健康。阔阔出从他那狼一般黄色的双眼中看不到一丝慈悲。正当阔阔出僵硬地站在那里，成吉思汗拔出了沾着血迹的剑。慕容阿卡赫的儿子一步跨到两个可汗的中间。成吉思汗眼中闪出愤怒之光，年轻人紧张起来。

“男孩，如果想活命的话，现在就下山吧，”成吉思汗说，“今天我已经看到太多的人死了。”

年轻的战士一句话没说，摇了摇头，成吉思汗叹了一口气。猛地一下子，他将剑踢到一边，从他的另一只手扫过，短剑刺入了年轻人的喉咙。慕容阿卡赫的儿子被夺去了生命，他张开双臂倒向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用力举起他，接着又将他抛出去。阔阔出看着他的身体翻转着最后软软地落在斜坡上。

成吉思汗平静地把刀擦拭干净，重新插回腰部的剑鞘中，他的厌倦情绪突然很明显。

“如果你加入我的阵营，我会让乃蛮人过上好日子，”他说。

年老的可汗抬头看他，双眼空洞。

“你已听到我的答案，”他回复道，声音宏亮有力，“现在把我送到儿子们身边。”

成吉思汗点了点头。他的剑缓缓落下，可汗的头被砍掉，从山上滚落下去，可汗的身体在刀锋上用力拉了一下，微微倒向一边。阔阔出听到鲜血四溅至岩石的

声音，好像感觉到每一个人都在尖叫着求生。成吉思汗转向他时，他面色苍白，说着一连串绝望的话语。

“你不会对一个萨满放血，可汗。你不会的。我是一个有力量的人，我懂法力。攻击我你就会发现我的皮肤像铁一样坚硬。不然，我可以效忠于你。我会宣告你的胜利。”

“你是怎么效忠乃蛮的可汗？你把他带到这里找死？”成吉思汗说。

“难道我没有带他远离战争？可汗，我在梦里看到你。我会尽自己的全力为你预备道路。你不是部落的未来吗？我的声音就是灵魂的声音。我站在水里，而你站在大地上与天空中，让我效忠你吧。”

成吉思汗犹豫了，他的剑全然不动。他面前的这个人，肮脏的束身衣和裹腿上穿着一件黑褐色的长裙，上面装饰着缝制的图案，紫色的旋转图案几乎成了黑色，沾满了油渍和污垢。阔阔出穿的靴子用绳子绑着，如果最后一个主人不再用他们才会穿成这种类型。

在黑色的脸上，双眼中却燃着熊熊烈火。成吉思汗想起他父亲的萨满被狼人伊鲁卡杀死。或者伊鲁卡的命运早在多年前就封存在了血腥的那一天。阔阔出看着可汗，等待着结束他生命的一击。

“我不需要另一个讲故事的人，”成吉思汗说，“已经有三个人，他们宣称自己能够替神灵讲话。”

阔阔出看到可汗眼中对自己充满兴趣，便不再犹豫。

“可汗，他们都还是孩子。让我证明给你看，”他说。不等答复，就从长裙中拿出一个细长的钢片，这个钢片奇怪地绑在一个喇叭把上。成吉思汗举起剑，阔阔出则举起另一只手挡住攻击，闭上了双眼。

随着一种能使人痛心疾首的意念影响力的产生，萨满挡住了吹在皮肤上的风，一股冷峻的恐惧环绕在腹部。他默念父亲教给自己的咒语，感受到了虚幻的平静，比预料中更好、更快。神灵和他在一起，用爱抚舒缓着他的心。片刻内，他仿佛到了另一个地方，看到另一个世界。

阔阔出突然将短剑刺向前臂，小小的剑刃插入肉中，成吉思汗瞪大了眼睛。金属划穿皮肤，萨满却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伤口从另一边又慢慢愈合，着实让成吉思汗看得感到神奇。剑捅进去时变成了黑色，阔阔出慢慢地眨了一下眼睛，缓缓地拔出剑来。

剑拔出后，阔阔出看到年轻可汗的双眼牢牢地盯着伤口，他长舒一口气，直到全身打了个冷颤，才感受到深深的狂喜。

“可汗，有血吗？”阔阔出故意问道。

成吉思汗眉头紧锁。他拿着剑跨前一步，在阔阔出手臂的椭圆形伤口上划了

大致一指的距离。

“没有血。一个非常有用的技能，”可汗勉强承认，“这个技能可以传授吗？”

阔阔出笑了，不再害怕。

“可汗，神灵不会来到没有被他们选择的人身边。”

成吉思汗点头，退后了一步。即使在寒冷的风中，萨满也像老山羊一般散发着臭味，可汗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形成了不流血的奇怪伤口。

他咕噜了一声，手指抚剑，将剑插入鞘中。

“萨满，我让你再多活一年。一年的时间用来证明你的价值，足够了。”

阔阔出立刻跪在地上，俯首拜谢。

“我预言您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可汗，”说着，泪水已在他满是灰尘的脸颊上滑出了痕迹。这时，他突然感觉到一股冷气，低声私语的神灵们离开了他，于是长袖一甩，上前挡住了速流不止的血点。

“我——”成吉思汗看着山下等待他返回的军队，说道“要让全世界都听到我的名字。”当他又重复一遍，周围如此的安静使考可楚不得不紧张起来。

“萨满，现在不是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之间不会再发生战争。我将号令所有人，城市都将屈服于我们，新的土地也会成为我们的坐骑。我喜欢听到女人们哭泣的声音。”

他看到拜倒在地上的萨满，眉头皱了起来。

“我说过了，你可以活下去，萨满。站起来和我下山。”

山脚下，成吉思汗冲着他的兄弟合赤温和合撒儿点头。这些年，自从部落成立，他们就握有权利，但是他们还很年轻。合赤温面带微笑欢迎他的兄弟回到他们中间。

“他是谁？”合撒儿盯着身穿破布长裙的阔阔出问道。

“乃蛮部落的萨满，”成吉思汗回答。

一个人骑马走近，他下马后仔细打量着阔阔出。阿尔斯兰曾是乃蛮部落的铸剑工，当他走近的时候，阔阔出认出了他。阔阔出记得这个人是个杀人犯，曾被驱逐。在成吉思汗亲信官员中发现他一点也不让人惊奇。

“我记得你，”阿尔斯兰说，“你父亲还没去世吗？”

“几年前就不在了，失信者，”阔阔出回答，他被激怒了。第一次，他意识到已经失去了曾经好不容易在乃蛮部落中赢得的权利。在乃蛮部落，没有人会不低着眼看他，因为不那样做，他们怕被控告不忠，要面对刀火刑罚。阔阔出与乃蛮叛徒的目光相遇，毫不退缩。他们会了解他的。

成吉思汗看着两个人之间的紧张气氛，只当消遣一般。

“萨满，休得冒犯他人，尤其是对投靠我旗帜下的第一勇士。这里再没有乃蛮

人,也不再与乃蛮部有任何关系。我已向所有人宣告。”

“我看到了,”萨满立刻回答道,“可汗被神灵赐福。”

听到这里,成吉思汗绷紧了脸。

“那是一个粗略的祝福。你看到周围的军队都是凭借着力量 and 技能取得胜利。如果父辈的灵魂帮助了我们,对我来讲,他们太隐晦而让我很难看到。”

阔阔出眨着眼睛,乃蛮部的可汗是一个缺乏主见的人,很容易被引导。而这个年轻的可汗却不会被轻易影响,他肺里的空气还是新鲜的。阔阔出庆幸自己还活着,一个小时前他不会奢求这么多。

成吉思汗转向他的兄弟们,思想里不再有阔阔出。

“今晚在太阳落下的时候让新来的人向我立下誓言,”他对合撒儿说,“将他们分散到各个部,让他们感觉到成为我们的一员,而不是败军。用心去做,我不想看到我的后背上插刀。”

合撒儿行礼后,转身离开,穿过战士们,到仍跪在地上的战败部落的士兵那里。

阔阔出看到成吉思汗和他年轻的兄弟合赤温相视而笑。他们俩是好朋友,合赤温开始尽全力学习所有东西。在未来的岁月里,甚至连最小的细节都会有用的。

“合赤温,我们已经破败了联盟,不是吗?”成吉思汗拍着他的背说道,“你的铁甲战马来的是时候。”

“这都是您教的,”合赤温带着赞扬的口气说道。

“加上新人,这就是驰骋草原的军队,”成吉思汗笑着说,“最后,就是制定新制度了。”他沉思片刻。

“合赤温,往各个地方派遣骑士。我想要统计这片土地上遍布的所有游牧家庭和小型部落。告诉他们明年的春天去靠近翰难河的黑山。那里是一个可以养育数千牧民的平坦草原。我们在那里会和,准备出发。”

“要让他们带什么信息吗?”合赤温问道。

“让他们来找我,投靠我,”他语气柔和,“告诉他们成吉思汗呼唤他们聚集在一起。现在已经没有人和我们对抗。他们可以跟随我,也可以度过他们最后的时光,等待我即将到来的战士们。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成吉思汗满意地扫视四周。七年来,他已经聚集了上万人民。和战败的联盟部落的幸存者一起,现在他拥有的人民几乎是原来的两倍。在草原上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够挑战他的领导地位。他的目光从太阳转移至东方,想象着那个不断膨胀、富有的金国城市。

“合赤温,他们使我们千代分离。我们只有野狗的时候一直被他们欺压。那些都过去了。我已经让我们的人民团结起来,他们将闻之发抖。我会给他们理由。”

第一章

夏日里的黄昏,蒙古人的营帐向四面八方分布,绵延数里,盛大的集会在黑山的阴影里仍显得矮小。蒙古帐篷点缀着目光所及之处的风景,周围点着数千堆篝火。除此之外,成群饥饿的马儿,山羊,绵羊和牦牛在无限延伸的草地上吃草。每当破晓他们就被赶到河边,吃得饱饱的,然后回到营帐。尽管成吉思汗在维持着安宁,但是紧张的局面和不安的猜疑每天都在发生。过去这里没有主人,人少的时候彼此间的争斗就少。离那些不了解的战士住得太近,大家都不时地感觉到无形的压力。晚上,年轻人之间会发生很多打斗,他们从不管禁令。天一破晓就会发现一两具尸体,都是为了解决纠纷和嫉恨而死。当部民们听到为什么从遥远的故土被带到这里时,彼此间都会喃喃私语。

在军队帐篷和马车的中心,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包,不同于草原上看见的任何帐篷。它比其他帐篷高出一半,宽是其它帐篷的两倍,和周围用枝条编制成格子状的蒙古包相比,它的建筑材料更坚硬。这个建筑由于太巨大而不易拆除,倘若放在带轮的马车上需要八头牛才能拉动。夜幕降临时,好几百个战士用脚踹这个蒙古包,证实了他们所听到的,无不感到非常惊奇。

里面,巨大的蒙古包被羊油灯照亮,温暖的光辉投射在人的身体上,空气也变得厚重。墙上挂着丝绸制的战旗,但是成吉思汗轻视任何财富炫耀,他只坐在木制的长凳上。他的那可儿们躺卧在细马鬃毯子鞍背上,喝着酒,随意地聊着天。

成吉思汗面前站着一个面色紧张的年轻战士,长途跋涉的他来到主人们中间,仍在流汗。可汗周围的人好像都不太注意他,但是送信者还是知道他们随时都能拿起兵器。他们好像对他的出现一点都不紧张,也不担心,但他认为他们的手始终靠近刀口。他的人民已经做了决定,他希望年长的可汗了解他们在做什么。

“喝完你的茶,我会听你带来的消息。”成吉思汗说。

送信的人点头,将喝完水的茶杯放回到脚下的地板上。他咽下最后一口水,闭上眼睛开始说,“维吾尔部的可汗巴尔出克让我带信给您。”

当他讲话的时候,周围的谈话和笑声都消失了,知道他们都在听,越发紧张了。

“获悉您的光荣战役我非常地高兴，我的成吉思汗。我们已经厌倦去等待我们的人民能够互相了解和进步。太阳已经升起，河面的冰雪已经融化。您就是葛儿汗，是领导我们的那个人。我愿把我的力量和知识都贡献给您。”

信使停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当他睁开眼睛，看到成吉思汗正疑惑地看着他，他的心怕得揪了起来。

“这些话很中听，”成吉思汗说，“但是维吾尔人在哪里？他们有一年的时间到达这个地方。如果我拿下他们……”他留下了一个恐吓的悬念。

信使立刻说：“我的可汗，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建造旅行的马车。我们世代代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土地。五个大寺庙需要将石头一块块地拆卸，每一块都做标记以便以后能够重新建起。贮藏的卷轴就需要十二辆马车，根本无法走快。”

“你们有著作书籍？”成吉思汗问道，感兴趣地往前做坐了坐。

信使谦卑地点了点头。

“可汗，已经有多年的时间了。我们曾收集西方各个民族的著作，随时和他们做交易。我们的可汗是个学识渊博的人，甚至复制过西夏和金国的著作。”

“我欢迎学者和教师来到这片土地上，”成吉思汗说，“你反对卷轴吗？”

信使把自己当成是蒙古包中的一员，轻声笑了。

“禀报可汗，还有四千战士。不管在什么地方领导他们，他们都会跟着巴尔出克。”

“他们要跟从我，或者他们会像肉一样被扔到草地里，”成吉思汗说。片刻，信使只能凝视他，但是后来他垂下双眼，看着擦亮的木地板，保持沉默。

成吉思汗平熄了内心的愤怒。

“你还没说那些维吾尔学者什么时候到，”他说。

“他们随后就到，用不了几天。我三个月前从那里出发时他们也差不多做好了准备。倘若您有耐心，不会很久的。”

“为了四千人，我会等，”成吉思汗思索着，静静地说，“你知道金国文字？”

“我没有字母，我的可汗能够阅读他们的语言。”

“那些卷轴里有没有讲怎么征服一座用石头建造的城市？”

当他感觉到周围的人对此都非常感兴趣时，信使有点犹豫。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那样的事。金国记述关于哲学的东西，比如佛陀、孔子和老子言辞。他们没有关于战争的记载，就是有的话，他们也不会允许我看那些卷轴。”

“那对我就没什么用了，”成吉思汗咬紧嘴唇，“去吃饭吧，小心点，别因为你的吹嘘引起战斗。等维吾尔人到来后，我自会裁决。”

信使深鞠一躬，然后离开了蒙古包，一走出那烟雾缭绕的地方，他就放松地深吸一口气。他又一次想，可汗是否能够理解他已经允诺的事。维吾尔人不能再统治自己了。

信使向周围广阔的营地看去，绵延数里，满眼闪烁着灯火。从他遇到的事来看，他们都会立刻被派往各个地方。或许维吾尔的可汗也没有选择的机会。

诃额仑把她的衣服浸入水桶，然后放在他儿子的额头上。帖木格比他的兄弟们身体都虚弱一些，觉得自己比合撒儿、合赤温和帖木真多病，似乎成了一种额外的负担。诃额仑听到这种想法，冷冷地笑了，现在她必须唤自己的儿子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大海的意思，这是一个美丽的词，经由他的心愿而超出了本身的意义。在成吉思汗二十六岁的时候他还未见过大海。当然，诃额仑也没有见过大海。

帖木格在梦里挣扎，母亲的手不断地抚着他的胃，他的心一阵紧似一阵。

“现在他平静了，或许我能离开一会儿。”孛儿帖说。

诃额仑冷淡地看了一眼这个被帖木真取为妻子的女人。孛儿帖为成吉思汗生了四个好儿子，诃额仑一度认为他们能够成为好姐妹，至少是朋友。这位年轻的女人曾经对生活充满激情，但是世事让她深陷其中，也消磨了最初的热情。诃额仑知道帖木真怎么看待最大的孩子，他不会和小术赤玩，几乎忽略了这个孩子。孛儿帖为消除彼此的不信任做过努力，但是疑惑就像铁楔子插入结实的木头里一般在他们之间产生。自然地，成吉思汗的其他三个儿子继承了他黄色的眼睛。术赤的眼睛却是深棕色的，在昏暗的灯光下会和他的头发一样黑。当帖木真宠爱其他孩子时，术赤总是跑向他的母亲，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每当看父亲时都只是看到非常冷酷的表情。诃额仑看到孛儿帖看了一眼蒙古包的门，知道她肯定是在想孩子们。

“仆人们会带他们上床睡觉的，”诃额仑斥责说，“如果帖木格醒了，这里还需要你呢。”

诃额仑说着，手指滑过她儿子腹部下面的一个黑色伤疤，正好在他腹股沟黑毛上的大约一指幅距离处。她以前见过这种伤，是举重时因为太重留下的。这种伤的疼痛非常严重，但是大部分人都能恢复。帖木格却没有那么好运气，永远也不会有。他看起来不像个战士，尤其是成年以后。当他熟睡的时候，面容像一位诗人，诃额仑就是喜欢他这一点。或许是因为他的父亲会喜欢看到与众不同的人，她总是能在帖木格身上发现一种特殊的柔情。尽管他一直都在努力，他也没有生出残忍之心。诃额仑叹了一口气，她感觉到黑暗里孛儿帖在看她。

“也许他能痊愈的，”孛儿帖说。诃额仑没说什么。她的儿子就好像阳光下的水泡，很少去拿比吃食物用的小刀大的刀剑。她没怎么留心，帖木格就学习了